



文化慢光丛书
读好书 光阴慢



在一颗名叫 哈姆莱特的星下

王家新 著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文化慢光丛书
读好书 光阴慢

在一颗名叫 哈姆莱特的星下

王家新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/王家新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2. 8

(明德书系·文化慢光丛书)

ISBN 978-7-300-16165-5

I. ①在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3929 号

明德书系·文化慢光丛书

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

王家新 著

Zai Yike Mingjiao Hamulaite de Xing Xia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48 mm×210 mm 32 开本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张 10.625 插页 1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79 000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

文化慢光丛书
读好书 光阴慢

诗人与他的时代

- ◇ 诗人与他的时代
——读阿甘本、策兰、曼德尔施塔姆…………… 3
- ◇ 越界的诗歌与灵魂的在场
——答美国汉学家江克平…………… 17
- ◇ 我的八十年代…………… 28

在两个爱之间

- ◇ 首届「苏曼殊诗歌奖」获奖致辞…………… 51
- ◇ 「诗」这个汉字
——为德国《无用词典》而作…………… 54
- ◇ 「永远里有……」
——读蓝蓝诗歌…………… 61
- ◇ 在两个爱之间
——序顾彬诗集《白女神，黑女神》…………… 81
- ◇ 赫塔·米勒，或「双语百合」…………… 89
- ◇ 一个移居作家的双向运动
——读哈金诗歌…………… 99
- ◇ 你与我：希望的仪式…………… 119
- ◇ 他使我们免于巨大的沉默
——纪念米沃什诞辰100周年…………… 129
- ◇ 新译的字行不住翻动…………… 136

创伤之展翅

- ◇ 我的脚步坡，脑筋山
 - 策兰与「诗歌的终结」…………… 149
- ◇ 「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」
 - 读策兰《你躺在》…………… 163
- ◇ 在这「未来北方的河流里」
 - 策兰后期诗歌…………… 175
- ◇ 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之路…………… 193
- ◇ 「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」
 - 德国艺术家基弗与诗人策兰…………… 207
- ◇ 创伤之展翅
 - 读策兰《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》…………… 229
- 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
- 柏林，柏林…………… 251

- ◇ 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…………… 259
- ◇ 我的希腊行…………… 266
- ◇ 他从梦中「往外跳伞」
 - 关于诗人特朗斯特罗姆…………… 285
- ◇ 「盗窃来的空气」
 - 关于策兰、诗歌翻译及其他…………… 298
- ◇ 在劳瑞舍的雪山下
 - 奥地利劳瑞舍文学节纪行…………… 324



诗人与他的时代

——读阿甘本、策兰、曼德尔施塔姆

诗人与他的时代

近日，读到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（1942— ）的《何谓同时代》（王立秋译）。阿甘本的诗学文集《诗歌的结束》以及他讨论诗歌“见证”的文章《奥斯威辛的残余》，我早就注意到了，在该文中，阿甘本提出的，也是一个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问题：“同时代意味着什么？”

一口气读完之后，我抬起头来望向北京冬日的窗外。我不禁想起了早年旅居伦敦的那个冬天我所写下的一则题为《对话》的诗片断：

“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”

“问题是我只能这样，虽然我可能比任何人更属

于这个时代”

“但是，这……”

——在初冬，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霜。

4

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

这则诗片断后来收入《另一种风景》发表后，曾被有人指责为“脱离时代”。在前些年的诗歌论争中，某诗人在言说自己“在场”，而别的诗人大都“生活在别处”时，也曾拿它来做证据。

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“呼吸另外的空气”呢？不能呼吸到另外的空气，我们能否生活在这个时代？当然，我已无意于争辩；要争辩，也只能是同自己——正如以上这则诗片断所显示。

回到阿甘本这篇文章，他在提出他的问题后，首先引出的是罗兰·巴特的一句话：“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（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）。”

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回答。而罗兰·巴特的话也是有出处的，1874年，年轻的哲学家尼采继《悲剧的诞生》后，又出版了《不合时宜的沉思》，他之所以以此为书名，是因为“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”，“因为它试图把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，也即，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、无能和缺陷，因为我相信，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，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”。

在阿甘本看来，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，恰恰是像尼采这样的“不合时宜”或看上去与时代“错位”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，因此，“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，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，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。更确切地说，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。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……并非同时代人——这恰恰是因为他们（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）无法看见时代；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”。

因为“时代”，也因为“凝视”这个词，阿甘本接着举出了曼德尔施塔姆 1923 年写下的一首诗《世纪》：

我的世纪，我的野兽，谁能
看进你的眼
并用他自己的血，弥合
两个世纪的脊骨？

这里的“弥合”，最好能译为“黏合”（glue together）。我相信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熟悉这样一个诗的开头，并为它的悲剧性音调所震撼。是的，从曼德尔施塔姆，到我们这个世纪，我们谁不曾感到了历史这头“野兽”凶猛的力量？我们本能地躲避着它。我们自幼就从大

人讲的故事中记住了这样一条训诫：当一匹狼从后面跟上来时，千万不要回头！

可是，如果你不回头，你又如何能够与那野兽对视并一直看进它的瞳眸中呢？

也许，这就是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后来的中国诗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。“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”，可是，他能做到吗？

在阿赫玛托娃的《安魂曲》中，我记住了这样一句：“在令人睁不开眼的红墙下”。

这就是说，真实有时是一种让人目盲的东西，甚至，是一种当你被卷到巨轮下才能体验到的东西。

纵然如此，她又必须走向前去。是的，必须。

我不知道一个意大利人是否真正体会到这里的巨大冲动和困境。不过，他挑出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首诗，就足以说明他“呼吸”到了同样的东西。是的，我们都曾目睹过时代的疯狂的面容。

不过，我感兴趣的，还在于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另一种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方式。的确，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（你不同它发生关系，它还会找上门来呢），而是“怎样”与时代发生关系。在阿甘本看来，除了那种面对面的“凝视”，还有一种以“征引历史”来

这就是说，真实有时是一种让人目盲的东西，甚至，是一种当你被卷到巨轮下才能体验到的东西。

“回归当下”的方式，“我们可以说，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现；然而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，而是向当下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。”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能够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，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，“就好像作为当下的黑暗的那不可见的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向过去，结果，为此阴影所触及的过去，也就获得了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。”

我知道阿甘本很关注策兰的诗歌。他的《奥斯威辛的残余》，主要讨论的就是策兰的诗歌和诗的“见证”问题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策兰的一首诗《波城，更晚》，这首诗，在我看来，正是一个以一种我们意料不到的方式“征引历史”从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的例证：

波城，更晚

在你的眼角

里，异乡人

有阿尔比教派之影——

在

滑铁卢广场之后，

向着孤儿般的

椰鞣鞋，向着
那同样被出卖的阿门，
我唱着你进入
永恒的
房舍入口：

而巴鲁赫，那永不
哭泣的人
或许已磨好了镜片
那所有围绕你的
玻璃棱角，
那不可理喻的，直视的
泪水。

策兰这首诗，写于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城（Pau）。但这座城市之于他，只是让他瞥见了“异乡人”眼里的投影——而那是一个起源于11世纪法国阿尔比、后来被视为异端遭到教皇和法王残酷镇压的基督教教派的投影。在多少个世纪后，它又投在了一个异教徒的眼角里。

接下来依然同波城“不相关”，或者说“脱节”，因为诗人的目光投向了她的阿姆斯特丹之旅，他所经过的滑铁卢广场，他所向着的“孤儿般的椰鞣鞋”，并最终投向了

那位“永不哭泣者”巴鲁赫——荷兰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（1632—1677）。“巴鲁赫”，这是斯宾诺莎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，在他24岁时，他被犹太教团以异端罪逐出教门，后来移居到阿姆斯特丹，改名换姓，以磨制镜片为生，同时在艰难的条件下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。

一位坚持独立思想的思想者对镜片的磨制，不仅因为策兰这首诗而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隐喻，更重要的是，用阿甘本的术语讲，一首诗因此而找到了“当下的进入点”。“当下的搏动”开始在这首诗中跳动（并且是永久地跳动着！）——就在那围绕着的玻璃棱角的闪光中，在那“不可理喻的，直视的泪水”中！

也可以说，就在这样的诗句中，我们的命运“发生”了！

这首策兰的诗，有一种策兰式的“奇特关联”，而又时时立足于自身的言辞之根；它不断跳跃，脱轨似的跳跃，同时它又在不断地“聚焦”——聚焦于那些独立思想的人在黑暗历史中的孤独。它以这种方式，建立了一种对时代言说的“有效性”。

它不断跳跃，脱轨似的跳跃，同时它又在不断地“聚焦”——聚焦于那些独立思想的人在黑暗历史中的孤独。

既然策兰爱在诗中运用“插入语”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：策兰的诗，就是他那个时代的“插入语”！它来去无迹，猝不及防，而又准确无误地“介入”了现实。

正因为如此，策兰会不断地返回，成为我们的“同时代人”：“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”。

还是阿甘本说得好：“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，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。那些言说‘我的时代’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——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。但确切地说，正是通过这种停顿，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，同时代人才使得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。如果说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，打破时代脊骨（或至少在其中发现断层线和断裂点）的，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，那么，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。”

相形之下，那些充斥在我们这里的“时代”话语以及对于诗的要求是多么僵化和肤浅！那既是对时代的简化，更是一种对诗的贬损。

一个意大利的思者，就这样深刻地同时是富有想象力地揭示了诗与思同时代的关系。这里，我们还要留意到阿甘本这段话中所运用的“停顿”一词，这恰好是策兰爱用的一个词（“我从两个杯子喝酒/并耕耘于/国王诗中的停顿”，《我从两个杯子喝酒》）。的确，他就是那位“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”的诗人！他不仅“在划分和插入时

间的同时，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”，他还要以牺牲者的泪与血，以一个诗人的语言炼金术，黏合起生命的破裂的脊骨！

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。他只是要在他的“停顿”中呼吸，或者用他自己话来说：“换气”。

还要去问“同时代意味着什么”吗？这又是“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”（《帕斯捷尔纳克》，1990），在我的窗玻璃上，再次蒙上了白霜。

2010.12.21

又及：

关于策兰与时代的关系，我已在一些文章中有所触及，这里还要谈一下他的“记忆码”、“尖音符”、“自身存在的倾斜度”这几个关键词。1960年，策兰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，同年10月22日，策兰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《子午线》^①的获奖演说。这篇演说极其重要，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艺术自身的时空定位问题。他这样对他的德语听众讲道：

① Paul Celan, *Collected Prose*, translated by Rosemarie Waldrop, Manchester, Carcanet Press, 2003.

也许，我们可以说，每首诗都标下了它自己的
“1月20日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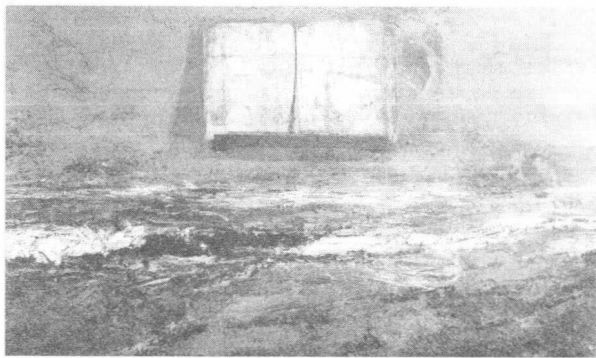
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日期出发写作，
并朝向这样的日期？还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我们（写

作)的起源?

12

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

显然,这样来强调,就赋予了“1月20日”这个“日期”以某种重要的特殊的意味。它首先让台下的德国听众想到的,是策兰演讲中提到的毕希纳以歌德时代的诗人梭茨为原型的小说《梭茨》的开头:“1月20日这天,梭茨走在山中……让他苦恼的是,他不能用头倒立着走路。”策兰由此发挥说:“女士们、先生们,无论谁以他的头倒立着走,就会看到天空是在他下面的一个深渊。”



◇ 德国艺术家基弗“献给
保罗·策兰”艺术展上的
油画作品

“以他的头倒立着走”,
对一个诗人来说会是一个
决定性的时刻。但是,策
兰真正想表达的还不止这
些。他一再提到“1月20
日”这一天,正如沃夫
冈·埃默里希在其《策兰

传》(梁晶晶译,倾向出版社)的导言中所说“这里有试探的意思”,看看台下的这些德国听众,是否还会联想到德国20世纪上半期黑暗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,那就是1942年1月20日——正是在这一天,纳粹头子在柏林附近万湖边开会(史称“Wannsee Conference”),提出并通过对欧洲各国犹太人的“最终解决”方案。因此可以说,1942年1月20